

放假的日子里

刘本夫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放假的日子里

江苏人民出版社



插图：章毓霖 丁红章 丁 壮

放假的日子里

刘本夫 著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0 册

书号 10100·131 每册 0.20 元

目 录

小海蛟·····	(1)
放假的日子里·····	(21)
捉蟹记·····	(49)
秃尾巴的鱼·····	(65)
我是一个兵·····	(89)

小 海 蛟

我迈开大步走在海堤上。

这是我打部队转到人武部后，第一次执行任务：到斗龙港大队民兵营，检查民兵工作三落实情况。我很兴奋，这下，可该见着我那在一个战壕里滚、一个阵地上爬的老连长赵大魁了！噢，对了，还有他那个忸忸怩怩的孩子小海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小家伙，胆子小得出奇。有一回，连长的爱人赵大嫂带他来连队探望，正碰上打靶。战士们带着海蛟到靶场看热闹。不料枪声一响，他抬起双脚就往回跑，抓都抓不住。跑到宿舍，关上门窗，还叫妈妈替他捂紧耳朵。“副连长，你看，我这孩子，能成为火辣辣的战士吗？”事后，老连长这句忧虑的话，至今还响在我的耳边。海蛟呵，你现在怎么样了呢？你没有使阿爸的忧虑变成事实吧？

心里高兴，脚下生风。五十几里海滨小路，不觉已在脚下滑过，天刚过午，就登上了漫长的海堤。

盛夏海滨中午的太阳，正在火头上，把海水、滩头晒得滚烫，连最爱亮嗓子的各种水鸟，也都钻到茂

密的芦苇丛里歇凉去了。我把上装和军帽塞进挎包，走在海堤的柳荫下，还是左一把右一把地直搦汗。幸好，我不用问路。部长说，顺着海堤，直走就成，过了拱桥就到了。

现在斗龙港的拱桥隐约可见了，想到即将见面的老连长，我的脑海里又翻腾着孙部长在我临来时说的话。孙部长说：“斗龙港的民兵工作很不错，他们真正做到了：‘十里斗龙十里营，三千人民三千兵’，这次下去，一定得好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嘿，看来这与我们老连长的工作分不开哪！

我正专心盘算着，只听背后“扑通”一声，象倒了一堵墙。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紧接着，是一个厉声的吆喝：

“站住！”

我转身一看，眼前站着一位手握红缨枪的黑少年。只见他：约莫十三、四岁年纪，只穿了一条二尺布的裤衩，浑身裸露的部分，在阳光下闪着黝黑的光。红缨枪上的穗子，象燃着一团火，尖



尖的枪头，离我的鼻子尖儿，最多不到半尺远。伪装圈下，一双又明又亮的大眼，向我投来警惕的目光。

我明白了，原来是一位从老柳树上跳下来的“天兵”。

看了他那如临大敌的架势，我立刻爱上了这个小家伙。二十多年前，我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干什么的？”他开始审问。唔，好威严！

我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说：“走路的呗！”

“你走你的路，转着脖子瞎看什么？”说着，他禁不住向海堤上的水泥工事扫了一眼。

噢，原来是因为我“转着脖子瞎看”，才引起他这么大的敌对情绪。想不到，海堤上走路，还有这么重的规矩。

“这儿风景不错，你看：一道大堤，隔开两个大海，外边是黄海，里边是稻海，……”我故意随口乱扯。

黑少年找不出我的破绽，肚里没词儿了，红缨枪缩回了些，但仍旧没有放行的意思，大概是对我这个“嫌疑分子”就这么放走，还有点不放心。

我倒要考考他，便指着水泥工事问：“这么个家伙，啥玩意儿？你们这里一共几个？”

这一问不得了喽！那黑少年大眼睛里的问号，立即变成了惊叹号。只见他迅速把拇指和食指放进嘴里，

憋足气，猛使劲，我耳旁立即响起尖厉的胡哨。乖乖，好响呵，震得耳朵都有点发麻。

说时迟，那时快，“通、通、通……”，接二连三，从一棵棵老柳树上，跳下十多个男女少年，呼呼拉拉，把我围了个风雨不透。真没想到，这位黑少年，还指挥着这么个“空降队”哩！

黑少年向孩子们摆了摆手，昂首挺胸独自向堤半腰走去。那样子，俨然象个胸有成竹的司令官。三、四个年龄稍大的孩子一见，随即颠着碎步跟了上去。我估计，这些都是黑少年手下所属的“干部”。他们头碰着头，叽咕着什么，听不清楚，只隐隐约约地听那黑少年说：“……我们民兵嘛，又是民，又是兵，又战斗，又生产……”最后又见他把手一挥，说：“各就各位！”小小年纪，倒有几分指挥员气概。

噫，他们这些小萝卜头儿也是民兵吗？“提前量”太大了！这可有点不符合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条件哩。

“干部”们回来后，各自带上自己的队伍走了。他们有的背起蟹篓子，提着挖蟹钩子，下了海滩；有的猴子一般，又爬上了老柳树。我身边只剩下五、六个孩子。

我身边的孩子们，好象对我解除了戒备，先前那满脸的杀气都不见了，个个和和气气。

“喂，歇会儿吧！”一个年龄最小，头上扎根冲天

小辫儿的小丫头，首先向我建议。可惜是声“喂”，连个称呼都没有，象给陌生人打电话。

冲天小辫儿一句话，倒使我想起刚才一口气赶了五十多里路，浑身都汗湿了，确实有点疲劳。看看大堤上，浓浓的柳荫，习习的海风，真是歇凉的好地方。斗龙港反正就在眼前了，抬脚就到，歇会儿就歇会儿！于是，我搁下挎包，迎着风头坐下来。喘，好荫凉！

我又想起那个黑黑的少年。左看右找，不见个影子。哪儿去了呢？正纳闷，只听海堤下的芦苇丛里，发出一阵阵窸窣窸窣的声音。仔细一看，嘿，他正撅着屁股，拔一根长长的芦苇哩。拔起之后，又用一根看样子是早就准备好的铁丝模样的东西，朝芦苇里捅。直到铁丝透过其中的层层关节，从梢部冒了出来，他这才拔掉铁丝，向斗龙河走去。我心里直嘀咕：他这是鼓捣的啥名堂？

斗龙河就在海堤脚下，有七、八十米宽。眼下，正在午后的阳光下，翻滚着耀眼的浪花，“哐当，哐当”，向大海奔去。黑少年走到河边，迅速扯下头上的伪装圈，丢在地上，把芦苇根往嘴里一衔，“扑通”一声，跳下河去。芦苇梢在浪峰波谷之间移动着，移动着……

好家伙，他撂下自己的队伍，独个儿游泳玩去啦！



我暗自好笑：你这个指挥员怎么当的！怕扎猛子在水里憋得吃不住劲，还带上根吸气管儿哩。亏你想得这么周到！

我晾干了汗，准备赶路。那冲天小辫儿突然拉住我的衣

角，瞪着骨碌碌的大眼睛说：“喂，”面对面，她仍旧用打电话的腔调，“你见过我们海湾子出的大螃蟹吗？”

我很奇怪：早不问，晚不问，为啥单等我要走了她才问？我摇摇头。

“大着哩！”冲天小辫儿手拉得更紧了，“足有海碗大，长着两个铁结实的大钳子，要是夹住你的手呀，一准叫你哭半天！”

冲天小辫儿介绍完大螃蟹，又一个孩子介绍筷子长的大龙虾；刚讲完，有个小胖子说，他爷爷逮住过锅盖似的大老鼋……

海里的事儿，对我这个内地人来说，样样都新鲜，我索性又坐了下来，吸着烟听他们讲。

冲天小辫儿那双又圆又亮的大眼睛，就象荷叶上的水珠子，在我身上滚来滚去，突然在我手里的打火

机上停住了！她用胳膊肘捅捅身边那个小胖子，悄悄地说：

“瞧，那玩意儿说不准就是偷拍咱工事的相机子！”

小胖子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俯下身子，仔细瞅了瞅，摇摇头说：“不象。咱们排长在黑板上画过。”

“你麻痹！”

“咱们排长亲耳听他阿爸讲过，没你知道的准？”

“就是相机子嘛！”冲天小辫儿噘着嘴，坚持自己的观点。

听了他们越来越高的争论声，我恍然大悟：嘻，上当啦！他们哪里是对我解除了戒备，明明是想方设法，把我粘在这里嘛！怪不得那冲天小辫儿老是“喂”，没弄清身份，不好称呼嘛。我估猜，准是那个黑少年耍的鬼点子！

我正起身要走，前面远处拱桥上走下两个人来，噫，那大高个子走路好眼熟！他旁边不就是那位黑少年吗？我正惊奇，只见黑少年飞也似地向这边跑来，摆着手对身边的孩子们说：

“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营长来啦！”

果然！粘住我，正是他布置的“任务”。

我大步向那大高个儿迎上去。一照面，我们两个都“呵”了一声，扬着手向对方扑去，接着就是“砰！砰！”互相狠狠给了一拳头。

这位黑黑的排长，万万没料到，我们一见面就打了起来，连忙吹起唢呐。孩子们又纷纷从老柳树上“空降”下来。

我和民兵营长几乎同时，感慨地说：“五年不见啦，想呵！”

我笑着说：“一踏上斗龙港的地面，就被扣住了。你这一来，我该‘解放’啦！”

营长这才想起刚才的事，对孩子们说：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擀面杖巧换铁坦克’故事里的吴小刚，现在是解放军叔叔，在县人武部工作。”

孩子们一听我是解放军叔叔，“哗”一下再次把我围得水泄不通。不过这一次十分友好，一个个睁着亲切的圆眼睛。一直到他们的头头又喊了一声：“各就各位！”才“轰”地一声，四散开去。

营长赶紧问往芦苇里钻的那个冲天小辫儿：“芦花学习回来没有？”

“姐姐没哩！”冲天小辫儿回头答了一句，又扭头跑了。

那位黑黑的排长没有跑，望着我一本正经地说：“刚才是场小误会，请吴叔叔多加原谅！”

我又想起他口衔青苇杆扎猛子的事儿，忙问：“你送信怎么不走那座拱桥呢？”

黑少年认真地说：“我们海边水多桥多，打起仗来，敌人啥贼心眼都使，肯定会炸桥封河。我们平时练好水里功夫，战时送个信啥的就不作难了！”

呵，多好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就准备为反侵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了，他那幼小的心灵里，迸射着战斗的火花哩！我情不自禁地拍着他那黝黑闪光的脊背，夸奖说：

“孩子，你们真是好样的！”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又扭头对民兵营长说：“营长同志，县上的叔叔来了，我那老问题，总该解决了吧！”说罢，一溜烟跑向自己的队伍。

见了知己，话长几里。我们俩拉起别后情景，话就象斗龙河里的水，哗哗哗，流个没完。

“哎，你那个海蛟，现在怎么样？”过了拱桥，我忽然想起那个忸忸怩怩、腼腆腼腆的孩子。

“哈哈——”老战友突然暴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风趣地说：“你真是越弄越糊涂了，刚才带头扣你的就是他嘛！”

“呵，是他？！”我非常惊异，一根嫩豆芽，一棵小松树，我无论如何对不起号来。

老战友拍拍我的肩膀，教训似地说：

“事物总是发展的嘛，人的思想觉悟也是一天天提高的，海蛟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前，人家打枪，

他吓得捂耳朵。我那老阿爸一看，不来劲，对我说：‘枪杆子到了咱们手里，可不能传不下去，接不上茬呵！’文化大革命中，一次，我们批判刘少奇一伙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那老阿爸拿出他在旧社会穿了十七年的破棉袄，和当年日本鬼子炮击斗龙港时留下的炮弹片，讲述旧社会阶级压迫的痛苦，毛主席领导我们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当了国家主人的幸福。打那以后，海蛟变了，往操场跑得勤了。民兵练投弹，他自告奋勇去捡弹，顺手投几下；民兵练瞄准，他抢着去插靶，逮住机会瞄几枪；民兵练刺杀，他也拿着槐木棍子，劈哩叭啦跟着学。民兵们开玩笑说：

‘海蛟是属猴子的，看人做什么，他就学什么！’你猜他怎么说？他说：‘猴子是学着玩玩的，我学是学的打坏人！’现在学校正放暑假，他领着红小兵排，把白天警戒战备工事的任务包了去。”

通过营长的介绍，我好象看到嫩豆芽长成小松树所经过的风风雨雨，依稀辨出了一个忸忸怩怩的娃娃变成火辣辣战士所走过的道路。忽然，我心里又冒出一个问题：

“海蛟怎么喊你‘营长同志’呢？”

营长又放开喉咙笑了，说：“人家啥都讲究军事化嘛！他说，民兵，又是民，又是兵，在家喊阿爸，在外头，就得公事公办喽！”

我也不由得笑了，多有意思的小家伙！又问，“他那‘总该解决的老问题’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牵涉到原则问题，不好解决。”营长为难地说：“他会向你提出来的。”

我不免有点担心，营长都解决不了的原则问题，我初来乍到，解决得了吗？

在营长家里补吃午饭。营长还是在连队时的老脾气，走路带风，干活甩汗，做工作最爱打紧板。我刚端起饭碗，他说：

“你来个公私兼顾，边吃边听！”

接着便滔滔不绝谈起民兵工作三落实情况来。营长说得煞不住车，又谈起辛老大娘发明的新式散烟灶，他那个老阿爸创造的水陆两用担架，社员盖新房留的卧、跪、立三种射击孔……

营长讲得有板有眼，我听得有滋有味。白花花的两碗干饭，香喷喷的一盘带鱼，老实说，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到了肚里的。

突然，海蛟闯了进来，干净利索地向我打了个举手礼。我暗想：“这小鬼，一定要提出他那‘总该解决的老问题’啦！”不料，他却说：

“吴叔叔，我们都听过你在淮海战役中用一根擀面杖装做爆破筒吓得蒋匪坦克驾驶员乖乖投降的事儿，你那时是个民兵吗？”

“我那时才十四岁，不够民兵年龄，人家都喊我‘候补民兵’。”

“候补民兵！”海蛟发现了新大陆，两只黑眼珠，放射着兴奋的光芒，马上把头转向营长说：“阿爸，你总说降低民兵入队年龄，是原则问题。现在我当候补民兵不行吗？”

营长朝我笑笑，说：“喏，老问题又来啦！”

我这才明白，他那“总该解决的老问题”就是要求加入民兵组织，怪不得他总是用民兵标准要求自己和那个“空降队”哩。我们的后代是多么热爱枪杆子，渴望掌握枪杆子呵！我想，作为父辈，对孩子们的这种积极性，只能鼓励，不能挫伤，于是对海蛟说：

“我代表营长，批准啦！”

海蛟腾地跳了起来，大步跨到毛主席像前，举起小拳头，大声说：“毛主席，海蛟一定当一个让您老人家放心的好民兵，为祖国站好岗！”

随着这响亮的誓言，呼啦啦，从门外涌进一群孩子，劈哩叭啦鼓起掌来，咳，又是他那个“空降队”！看样子，他们已经在外门听了一阵，听到自己的头头当了令人羡慕的候补民兵，无疑是感到无限光荣的。

海蛟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歪着脑袋问：“吴叔叔，候补民兵的职责是什么？”

乖乖！这可了了我的军。正式民兵的职责，我是



背得滚瓜烂熟的，唯有这候补民兵……

还是民兵营长机动灵活，给我解围说：“正式民兵不在的时候，候补民兵顶位子参加活动嘛！”

海蛟这才满意地笑了。

我真没料到就这么容易地解决了海蛟的老问题。

下午，我和营长邀集了几个基干民兵，在我的住处——大队部开座谈会，进一步了解民兵工作三落实情况。整个下午我都非常激动，浑身闪着黝黑光芒的海蛟，老在我脑海里蹦来跳去。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的哺育下，我们的新一代成长得多快呵。他们是一切